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

魏丽饶

（一）近乡情更怯

远离故土的人，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郑太高铁的开通，催生了我迫不及待想回趟家的念头。

换上郑州开往襄垣的高铁，顿时感觉心里热乎乎的。邻座一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，见我提行李箱吃力，热情地接过去帮忙托到行李架上。心头涌上一声谢谢，话到嘴边却又顿住，转而感激地笑了笑，坐下来。

一路无话，我猜测他是哪里人。焦作，晋城，高平，长治，襄垣？不知为什么，没有再往远处想。

似乎还没来得及进入一个状态，焦作站就到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想透过车窗抓拍几张太行山的冬景。不料却是一个接连一个的隧道，偶有地面行驶，也转瞬即逝。再见天光，已然置身上党。遗憾，也惊叹这高铁的速度！

到站前约十分钟左右，我开始准备下车，收起水杯和电脑，穿上外套。小伙子仍旧热情地帮我取下行李箱，非常谦虚而有礼貌。我早早地来到车门前，窗外流过的风景越来越亲。列车缓缓地减速，停止。不经意间，余光扫到了帮助我的那个小伙，他也推着行李箱朝门口走来，我亲切地笑迎。“谢谢啊！”我高兴极了，高兴我终于说出了一声谢谢，用纯正的乡音。高兴他居然真的是从襄垣下车，我们同行了一路。尽管除了这一声谢谢，再没有更多交流。

我知道老同学在出站口，但舍不得跟他联系，想留几分钟来好好看一看崭新的车站。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庞然大物！尽管它不及上海，南京，郑州等大站巍峨，但毕竟屹立在太行山区一座县城的土地上。真好！车站，以及站前开

阔的广场。

（二）有妈在，夜就暖了

每次离乡，都带着深深的内疚和遗憾。总觉得没能好好陪伴母亲，没能为她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。因而这次回乡前，就已经做了周详的计划，先把家里的事情办妥，再安排其他。

气温极低。室外像一座巨大的冰库，我呆滞地在新建西街的路上行走。这时母亲已经从麻糊村乘坐公交出发，约好六点钟左右在襄垣宾馆站碰头。

本应该是最熟悉的地方，却真实地感到非常陌生。就连找公交站都得依赖高德地图。突然间，有一点伤感，有点同情这些年的走失，有点自艾自怜。老同学发信息来，推荐了几家有特色的饭店。其实满大街好吃的，我什么都稀罕，因为在别处无论如何也品尝不到这么正二八经的乡味儿。

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夜晚。不知不觉转上了太行路，襄垣宾馆的红色招牌在不远处闪闪烁烁，让我突然忆起在襄垣一中读初中的时光。那个时候，我多么渴望离开啊，一心想到远方去，越远越好。有点忍不住眼中的泪水，却又恨自己太脆弱。我发信息给江南，问他为什么在本该喜悦的时候，我的眼里却总含着泪？他回信，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——艾青。”我没有再继续。江南对我的了解，缘于我的作品。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，又怎能对这复杂的心境加以透彻！

夜，神秘而暧昧。我猜想着母亲会穿哪件衣服，围哪条围巾，会在哪棵树跟前等。脚步便不自觉地加快了。挽起母亲胳膊的那一刻，我听到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就像一个孤独的孩子，在漫漫寒夜里终于找到了一盏灯。母亲问我冷不冷，我的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。我假装笑出声，说起别的事情。其实，有妈在，夜就暖了。

火锅店的生意不是很热闹，但老板非常热情，服务也周到。店里没有合心

意的主食，老板特地帮忙到附近打包了坨坨斗。我喜欢这样的清静适宜，方便聊天。刚才推开店门的那一刻，我明显察觉到母亲无所适从。她一定在担心，下馆子太奢侈。于是，我先向母亲汇报了近期收到的奖金和稿酬，然后再点菜。我总觉得，在母亲看来，写作取得的报酬属于外快，消费起来能轻松些，还有庆祝的意思。我扳着手指一笔笔计算的时候，母亲一边认真地听，一边用自豪的眼神轻轻摩挲着我的头。最后又心疼地叮嘱道，别老熬夜，伤身子。然而，真正到点菜的时候，母亲还是一遍遍念叨，少点些，别浪费。点杯饮料，她又说，不喝哩，孩儿辛辛苦苦靠写字挣个钱不容易！

坐在对面的母亲，看上去真的很开心。从见面起，她一直有说不完的话。庄稼的收成，村里的人事，没边没沿，没完没了。母亲聊得高兴，我心底却翻涌着一浪接着一浪的伤感。幸而有火锅腾起的气雾遮挡，才没有被发现。

“我和我妈在吃火锅，心里忍不住泪水，觉得太内疚了。”我发信息给在深圳的同学。

“咋了？”

“觉着吃火锅都奢侈吧？”

“我能体会。”

“你回得太少。”

他的回信让我很感动，有人能体会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“觉得在一起吃顿饭都难得。”我说。这是句心里话。

这位同学也是山西人，常年定居深圳。在某时某刻，他一定也有过和我同样的感受。

在故乡的土地上，与母亲面对面吃一顿热腾腾的火锅，多么踏实、欣慰。然而此刻，在某种意义上我又无比孤独，孤独到需要向同病相怜的人寻求支撑。

（三）亲亲的黄土地

很多人都好奇麻糊村的由来。在中国地图上，它是一个压根不存在的地名，然而我却努力将它鲜活于我的作品中。

麻糊村的原形是我出生的地方，鹿亭镇土落村。村子地处襄垣县和沁县交界处，一个村子的村民讲两个县的方言，两种方言完美融合，和谐共生。而我书写的麻糊村，却远远不止是太行山上这个小小的村庄，而是当下中国数亿进城务工人员望不尽、摸不着的精神故乡。

多日前，就在电话里听母亲说起附近有一位老中医。医术了得，人又十分谦和，连抓药都用不着药等子。七邻八乡的村民都认他，称他是“一把抓”。依照母亲的意思，我也去了趟老中医的诊所。

那个村子是奶奶的娘家。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带我去串过亲戚。山路弯弯，沟沟坎坎，记忆中是件十分艰难的事。步行两个多小时翻山越岭，好不容易才在深山坳里找到几户人家。

开车走村道一直朝西，往沁县方向。沿路打招呼的村民，不知不觉间就由襄垣话转到了沁县话上。出了麻糊村，也就进了沁县的地界。当初那条蜿蜒在山间的羊肠小道，已被一条三米见宽的柏油公路覆盖，路的两旁是苍凉广袤的田野。北方的冬季，庄稼地像是一个刚刚完成生育使命的子宫，尽管没有一棵庄稼，却空旷得理直气壮，四平八稳。

行至山顶，我停了车，立在寒风里久久地凝望这荒漠漠的山野。蓝格莹莹的天空下，亲亲的黄土地，就那样赤裸裸地坦露在我的视线里，远山近岭层层叠叠，像一幅绵延至天边的画。其实我不愿意，打心底不愿意远行。我多么羡慕祖上的先人们，一辈子也没有走出去，没有过问山外面的世事，像一株玉米或一棵高粱，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安放在这大山深处。山里的生活多静呀，多净。人们敬畏自然，顺应天地，和山里的生灵草木，日月风雨商量着，

把日子过得细致而真诚。可是，我不行，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经不再纯粹。对这片赤诚的土地，我明明深爱着，却又明明舍弃。

我拼命地回想，最初是谁带我走出了这道山梁，又走向更远的远方，使我长期客居他乡。很长时间里，我没有睡过一个踏实的觉，没有吃过这黄土地上生长的粮食，没有吹过这种能吹进灵魂深处的风。我在路边的荒草上捋了几把草籽，装进衣兜里。就是！等到来年春暖，起码可以把它种在家中的阳台上。

母亲不能理解我的行为，在车里急急地喊，土乎乎，把衣裳也脏哩！我心想，这世上哪还有比泥土更干净的东西？再肮脏的事物落进土里，最后它都能过滤得只剩下香香的土腥味。

逗留太久，我不得不回到车里。继续往前，一路拥抱，同时一路告别。

医生果真十分温和谦逊。诊所里来就诊的人们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都相互闲聊着，鸡毛蒜皮，天文地理。也有的相互打问对方的病情，关切的眼神，安慰的话语，总之看上去都很熟识的样子。他们对着哩！要是走出这块土地，或者再稍往远点，能有这么一屋子亲亲的老乡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了。

（四）人为什么需要回乡

在襄垣一中读书的时候，我也曾入乡随俗，说县城腔调的襄垣话。那个时候觉得乡下的孩子进了城，要尽可能赶上城里的节奏，否则显得不入流。

再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，县城的话也不能支撑日常交流，便被迫说普通话。一年到头，只有梦中呓语偶尔动用乡音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能有一个说家乡话的语境，是多么难能可贵。于是即便在县城，我也说村里的土话，就是土得原滋原味，土得掉渣渣那种。或许，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，我是我故乡的主人。

一大早，先带母亲去县人民医院做健康体检。从登记到交费，再到每个项目的检查，全程十分顺利。体检科的医生耐心地指导我如何选择套餐，如何补充项目。

做心电图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不用脱鞋，直接平卧到检查床上即可。而母亲看到垫脚处新铺的洁白的纸板，怎么也不肯放上去，她怕满脚泥土糟蹋了白净净一张新纸。我担心医生要不耐烦了，赶紧劝母亲积极配合。不料，医生非但没有着急，反而耐心地安慰说，她们每天都要换新的纸板，第一个来检查的人都会受到这个优待。母亲这才试探着虚虚地把脚搁了上去。

我站在离检查床不远处，看着小心翼翼的母亲，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无法形容的酸楚。母亲真的是老了，老得那么谨慎克制。她在电话里，从来都是说家里一切都好，生怕给我们添麻烦。而在外面，也处处尽量自食其力，害怕因为衰老而成为他人和社会的负担。人说养儿防老，大概母亲从来没指望过我能为她养老，更不敢奢望日常陪伴了。她含辛茹苦的养育，只是为了我们能随心所欲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走出心电图室，母亲悄悄地戳了戳我说，人家一听口音就知道咱是村里来的，还对咱这么好。我看了一眼母亲，觉得她和当初在县城读书时的我一样可爱。其实母亲并不知道，脚下沾着泥土的农民，更是可敬可爱的人。

以往总是在外地买穿戴寄给母亲，不是尺码不相当，就是款式不满意，难得有机会到店里慢慢挑选，试穿。不料走到商场门口，母亲却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说什么也不肯进去了。她觉得明明家里什么穿的都不缺，还要再买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母亲对穿戴有她自己的衡量标准，旧的没穿破，就用不着买新的，只要干净、整洁、合身就好。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站在商场门口面对固执的母亲，我着实一筹莫展。不管我怎样劝，她只认她的死理儿。僵持了很久，最后借口我自己要看衣服，才终于把母亲带了进去。

然而商场华丽的灯光和崭新的气息，还是让母亲拘谨。她不好意思试穿，生怕弄脏弄坏，也不适应店员热情周到的服务。人家姑娘欢欢喜喜招待咱，试了这件试那件，到头来却说不合适就不买了，人家还客客气气送咱出门。咱这不像话！委实不像话！

每一件试穿过的衣服，母亲都会先细细地检查一下有没有沾到头发或灰尘，再梳理得整整齐齐，用衣架撑起来，很难为情地双手交还给店员。这细微的一举一动，让我顿然觉得母亲身上有太多可贵的东西，那是一个紧贴大地的农民身上高贵的品质。农家出身的我，大概早已在不知不觉中，忽略了这样的敬畏和坚守。我仿佛突然间明白了，人为什么需要回乡。回乡，是为了不让在他乡走丢自己。

（五）我是我故乡的主人

一直想给母亲换床暖暖的软软的新被褥，这次终于到镇上的弹花铺做了厚厚的被子和床垫。

午后，暖融融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崭新的碎花被面上。我盘坐在炕上，持针拿线学着缝被子。看上去倒很像模像样，就是手头的活儿不得力。母亲终于忍不住了，孩儿呀，你真笨！我赶紧加快速度。谁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就不知怎么地，我的指头肚上就缀了颗血珠子。

这让我突然就联想到了另一件事。赵树理当年住在下良村搞调研时，也曾被打趣过，赵大哥，你真笨！当时赵树理的对襟衣裳盘扣松了，房东女人要帮他缝，他不好意思，执意要自己缝，结果把手指头肚给扎了一针，站在一旁的女房东便忍不住说笑了。这让我突然心生一个念头，去下良村看看赵树理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

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县文联的朋友帮忙联系了县里热衷曲艺创作的才俊李勇。

万万没想到，李勇正巧就是下良村人，而且他是我初中室友的弟弟。一通电话，顺利约好下午两点钟在下良村和李勇姐弟碰头。

如果我去采访的话，母亲下午就得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我心里内疚，试探地提出，请她陪我去下良。依我对母亲的了解，她一定会说，冷飕飕的天，我才不去受那个罪哩，光山秃岭有甚好看的！但没想到母亲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，而且很乐意地去找围巾换外套，高高兴兴跟我出了门。虽然欣喜，却越发内疚。我明白，母亲跟我去，只是想多跟我在一起待这几个小时。这几个小时对我们来说，是多么宝贵啊！

我没有想到，这条路缀满了故事。大约一小时车程，每经过一个村庄，母亲都能讲述一段深刻的往事。每上一道梁，每转一道弯，母亲都能忆起曾经在哪里修过路，在哪处植过树。那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的年代，母亲风华正茂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人的青春奋斗在哪里，他最深情的回忆就在哪里。母亲的青春时代，跟我当下面临的情形不同，却又无异。母亲在山间开垦的土地，就像我写的小说或散文，每一锄头刨出一个汉字，一块块平展的土地里，长满了故事。母亲用土地滋养她的青春，我用文字。谁的青春不美丽！

根据李勇的安排，我们径直前往炭精画艺术家李俊先老师家。走进屋我才得知，原来这正是赵树理在下良村搞调研时住过的院子，李俊先老师的先母就是当时说“赵大哥，你真笨！”的女房东。李俊先老师热心，开朗，又十分健谈。丝毫不介意我们的冒昧打扰，而且非常热情地跟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这座大院里的历史故事。原来这里不仅住过赵树理，在解放前也曾经是一二九师刘邓首长的驻扎地。一砖一瓦，一物一什，硝烟战火，历史人文。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座宅院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但时光不老，岁月常新。阳光下沉睡的院子，始终在月色里醒着。作家赵树理在院中央那棵老杏树下构思出的小说《传家宝》，至今深受读者喜爱。

转眼夕阳已眯眯瞪瞪潜入了西边的山峦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沉醉在令人振奋

的历史里，仿如不经意间打开一面井盖，汩汩井水喷涌而出。只恨，时间匆匆。临别前，李俊先老师十分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啊呀呀，太激动了，居然没想起给你们倒口水喝。”“那正好留着，下次回乡再来喝。”我是认真的。我有义务去书写，因为我是我故乡的主人。

我以为母亲会不耐烦，会感到无趣或失望。不料在返程途中，母亲却兴致极高，继续跟我探讨李俊先老师讲述的事迹，听我回忆在襄垣一中读初中时，和室友之间的交往，以及她的看法和见解。

生活中最美好的，莫过于不期而遇的惊喜。在这样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，遇见志同道合的李勇，遇见激情洋溢的李俊先老师，遇见久违的室友，遇见另一个新鲜而陌生的母亲。因了这场遇见，我将会遇见另一个我。

（六）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

回乡的途中，我一路在读付秀莹的长篇小说《他乡》。书中有一句话，极能映照我此刻的心情：我是我故乡的主人，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。

回到家乡，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。就像每次回到家，推开院门，鸡们会停止啄食地上的玉米粒，抬起头看着我，发出“咕咕咕咕”的声音。它们记不起我是谁，于是格外警惕。这时，我竟不由地恍惚一下子，究竟是谁的院子？

而狗不同。不论隔多长时间回来，它都记得我。即使我还没有推开街门，还走在远远的村道上，我家的狗就开始吱吱地撒欢了。它等不及地朝街门口扑，被长长的铁链扯住，折回去焦躁地转上两圈，又扑。在我往回走的这几分钟里，它一定在想，老天爷呀，咋就不能走快些哩！狗这般亲切，让我总是会梦见它，梦见它摇头摆尾地迎我的样子。

当然，我是无所谓它们把我当成了主人还是客人。说到底，这院儿是亲的。

不过有一件事，着实令我不知所措。如今，我们麻糊村常年住在村里的人极少，从东头到西头，男女老少统共加起来也不过三五十人。平日里我不在家时，村里人总习惯到家里来找母亲说话，有时女人们也在一块编排节目跳广场舞。而我一回来，他们就商量好了似的，不约而同地远远绕开我家的街门。墨蓝的夜空下，我独自在院子里踱步思考。被零下十几度的空气包裹着，思维格外清晰。其实，即便是同村的乡邻，也有很多是好些年没见过面的。在生活中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偶尔想起，也会让人思念得发疼。

说到底，是我需要他们，而他们不需要我了。就像下午路过集市，碰巧遇见一个远房亲戚。他是奶奶的侄子，我该叫叔。打老远望见他，我便激动地过去打招呼，又赶紧买了蔬菜，水果和烧饼。一阵忙活之后，才注意到他一脸平静，似乎并没有因为偶然遇见而感到欣喜。我却并不失望，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久违的亲人的影子，还勾起小时候许多关于他的回忆。叔的生活并不富足，穷困潦倒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儿，如今上了年纪成为五保户。我想他即便欢喜，更多的也是庆幸有人给买了吃的。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村子，跟自己的乡邻居住在一起，尽管清贫，精神上却有所依。或许在他看来，我这个晚辈远不及几个烧饼珍贵。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激。当我走进他家的院子，看到那棵光秃秃的枣树，我想起了幼年跟奶奶来走亲戚时，总是在这枣树下拾枣子吃。叔赶上牲口车送我们回麻糊村时，奶奶把我包进她的藏青大围裙里。一路上，他们一递一声地说话，瓮声瓮气。我钻在围裙里，透过狭窄的缝隙看他们脸上变化多端的表情。叔还住当中的窑洞，窑里仍旧暗得让人发晕。所幸那盘老土灶还在，灶膛里的火光通红，告诉人们生活还活着。我需要这一抹火光，来滋养我的精神世界。

九点刚过，我就钻进了被窝。的确挺早的，对于我平常的作息来说。然而，整个村庄都已经进入了梦乡，我却还醒着，就显得更加格格不入。况且，明天早上五点一过，鸡就叫了。在这件事上，鸡是最有能耐的。每天早晨它一叫，村里的物事睡够的没睡够的，就都得醒来。我也得听它的，因为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。

（七）故乡渐远渐近

我以为这次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，可以安然远行。而事实上，并不如此。昨天才取到母亲的体检报告，按照常规，体检报告应当再请全科医生看一下检查结果的，可惜今天就得启程。

原计划是早上我直接把车开到市里，交还老同学，他再送我到高铁站。晨起后，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还是把母亲送到县院，她去找医生看体检报告，我再在市里高铁站。否则，我会内疚的。幸而老同学夫妇包容和理解我的任性，为了保证赶上车子，他和爱人放下家里所有事情，急急忙忙接棒开车把我送到了高铁站。他们在专心开车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，提前半小时到了进站口。

抱歉！此刻不宜聊天，怕忍不住泪水。我对江南说。于是，挂了他的电话。江南是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好友。我猜想，他对流浪这个词，该是有独特领悟的。然而此刻，我又笃定他不能理解我的感受。他不能明白，一个即将远离故土的女子，站在长长的站台上，迎着晨阳遥望故乡远山的复杂心情。

其实已经有太多次了，这样的经历。匆匆还乡，却又更加匆匆地离乡。仿佛还有很多事来不及做，有很多人来不及见，来不及好好地看一看我的村子，来不及数一数村里的树，就得离开。我在想，究竟是什么催促我远行？让我一刻也不能耽搁地赶到车站，钻进一条白色巨蟒一样的高铁。我恨它！恨它将我载向远方，将我带到了一个，难以琢磨的世界。

时间尚早。我看见熙熙攘攘的旅客争抢着，谦让着，急于把一切都安顿妥当。他们为什么那么洒脱？看上去了无牵挂。很快，站台空了。关门的提示铃响，我才极缓慢极郑重地踏上列车，踏入另一个世界。我在车门口站了很久。目送故乡的人远去，车站远去，山远去，云远去……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才想起去找座位，去打捞那个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失重的自己。

我知道，家乡的人都在竭尽力量给予我支持和鼓励，他们希望我在他乡的路

上走得明亮，轻松。我从包里取出朋友赠送的几本襄垣地方文史资料，在渐行渐远的列车上，它们能让故乡渐行渐近。（完）

作者简介

魏丽饶，山西襄垣人，现居上海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作品曾入选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、年度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，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、第三届丝路散文奖、首届浩然文学奖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净土》、《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》。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上中路 61 号 808 室 邮编：200231

联系电话：139-626-659-79（微信同号） E-mail: jbwlr@163.com